H. H. MU CHINESE LIBRARY

古論玄箸卷之二

書論

蘇軾

愚讀史記商君列傳觀其改法易令。變更秦國之風俗。誅秦民之議令者以數千人。黥太子之師。殺太子之傅。而後法令大行。蓋未嘗不壯其勇而有決也。曰嗟夫世俗之人不可以慮始而可樂成也使天下之人各陳其所知而守其所學以議天子之事。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然及觀三代之書至其將有以矯拂世俗之際。則其所以告諭天下者。常丁寧激切亹

疊而不倦。務使天下盡知其君之心。而又從而折其不服之意。使天下皆信以為如此而後從事。其言迴曲宛轉。譬如平人自相議論而詰其是非。愚始讀而疑之、以為近於濡滯迂遠而無決。然其使天下樂從而無黽勉不得已之意。其事既發而無紛紜異同之論。此則王者之意也。故常以為當堯舜之時。其君臣相得之心。歡然樂而無間。相與吁俞嗟嘆唯諾於朝廷之中。不啻若朋友之親。雖其有所相是非論辨以求曲直之際。當亦無足怪者。及至湯武征伐之際周

旋反覆自述其用兵之意以明曉天下此又其勢然也唯其天下既安君民之勢闊遠而不同天下有所欲為而其匹夫匹婦私有異論於天下以齟齬其上之畫策令之而莫肯聽當此之時刑驅而勢脅之天下夫誰敢不聽從而上之人優游而徐譬之使之信之而後從此非王者之心誰能徐而待之而不倦與蓋盤庚之遷天下皆咨嗟而不悅盤庚為之稱其先王盛德明聖而猶五遷以至于今今不承於古恐天之斷棄汝命不救汝死既又恐其不從也則又曰汝

罔暨余同心我先后將降爾罪暨乃祖先父亦將告我高后曰作大戮于朕孫盖其所以開其不悟之心而諭之以其所以當然者如此其詳也若夫商君則不然以為要使汝獲其利而何恤乎吾之所為故無所求於衆人之論而亦無以告諭天下然其事亦終於有成是以後世之論以為三代之治柔懦不決然此乃王覇之所以為異也夫三代之君惟不忍鄙其民而欺之故天下有故而其議及于百姓以觀其意之所嚮及其不可聽也則又反覆而論之以窮極其

說而服其不然之心是以其民親而愛之嗚呼此王
霸之所爲不同也歟

氣脉沉雄極得事理

泰誓論

歐陽脩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為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之使西伯赫然見其已勝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為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黙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

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于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于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于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

始以為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于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説也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與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

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冐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昭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謂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侯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作六經以為後世法及孔子既

歿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
能辯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
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
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于
文王之墓然後治兵於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
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為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于
書可矣。

痛徹。○漢高帝即位仍稱五年其功臣年表列侯
俱得稱元年可見古人不以改元為異至漢猶然

歐陽子遂破千古之惑

洪範論

廖偁

箕子之叙洪範云、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天乃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孔安國傳其言云、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偁觀安國之意、誠謂洪範之書出於天者也。禹之所得乃天與之也。故云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洎班固撰五行志、又引劉歆之言、亦云、禹得洛書神龜之文、而後知洪範、偁案、洪範、皆人事之常。而

前古之達道也。前古之達道。皆出於聖人者也。伏羲而前。俾不可得而知也。伏羲而下至於堯舜。觀其事。未有不法天行道以理天下。使皇王之德被於兆人。而足以儀法千古。則洪範者。固前賢之所啓也。豈得在禹方受之於天哉。若洪範之書出於洛而神龜負之以授於禹。則是洪範者果非人之所能察也。自禹而上果未之聞於世也。若果非人之所能察而世果未之聞。則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稽疑庶徵福極之事。不聞於堯舜而上也。今驗五行五事八政五紀

皇極稽疑庶徵福極之義自伏犧而下未有不由之
者則洛出龜負以授於禹得為可乎雖然安國劉歆
班固所以云者誠惑於箕子所謂天錫故也是亦不
知天道之説也夫凡所謂天道誠亦在於人耳順於
天乃天道之與也不順於天乃天道之不與也書云
天之歷數在汝躬順道之謂也又云商罪貫盈天命
誅之不順道之謂也其洪範者天下之達道也聖人
之所履而凶人之所不及也鯀有凶德於天下之達
道誠不可得也故箕子云天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

禹有聖德扵天下之達道固行之也故箕子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諸儒不達於此以皇天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即謂天果祕之而不與之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即謂天果受而與之斯實不明箕子之意也若諸儒所論天之歷數在汝躬是必親授歷數於天也天命誅之必親受僇扵天也何不然之甚乎偁以為洪範者出於前聖之心也而後之為君者苟能務蹈聖德未有不受洪範於天者也自三五已降有道者皆受扵天所以然者天下之達道天之常道也行之則

受之於天矣。諸儒又云。洪範九疇禹次而類之。又云洛書本文、凡六十五字。此又足惟矣。雖然欲成其爲天能無辭乎。諸儒既有洛出龜圖之誼、則宜其云也如此。嗚呼聖人之道不得其傳、誠可痛矣、或曰、然則洪範之篇、所以録之者箕子也、以武王之問故遂以洪範之道録而爲書。亦由周儀二禮皆古之達禮也。周公録之以成書耳。

明晰

詩序乖亂論

章俊卿

詩序之壞詩無異三傳之壞春秋然三傳之壞春秋而春秋存詩序之壞詩而詩亡三傳好為巧說以壞春秋非不酷也然其三家之學自相彈射後儒又有談趙之徒能以辨其非故世人頗知三傳之非春秋也是以春秋猶存若乃詩序之作既無學三家者以攻之又無後儒以言之俗學相傳以為出于子夏妄者又直以為聖人知求其義又只就序中求之學者自兒童時讀詩即先讀序已入肌骨矣嗚呼詩安得

不亡乎春秋之教或不待聖人復生可以行於後詩人之旨雖吾夫子復出不可與世人辨也然則詩序之為害比之三傳其酷不愈甚乎且如二南之詩謂之周南召南此蓋古人採詩于周之南得之則為周南採詩于召之南得之則為召南周召皆周地也地志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東南有召城古以周召二公分土而治主東西方諸侯于地得其詩故以為名二南之義蓋出于此彼序詩者乃以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

之召公。謬妄之甚也。既以二南繫之二公。則遂以其詩皆為文王之詩。見關雎葛覃婦人之詩。則遂以他詩亦皆出之婦人。文王一人。在周南則以為王者。在召南則以為諸侯。太姒一人。在周南則以為后妃。在召南則以為夫人。豈夫子正名之意乎。以二南之詩所言后妃夫人。多無義理。其間大可怪者。如小星之詩云。夙夜在公。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夫肅肅宵征者。遠行不怠也。夙夜在公者。勤王之事也。詩之此語多矣。抱衾裯而夜行者。皆不憚勞役之意。豈非命之不

均乎故曰實命不猶此無疑其為使臣勤勞之詩也
今其序乃曰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于君
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不知進御于君何用肅
肅宵征夙夜在公為哉又何用抱衾與裯而往乎注
云諸妾夜行抱被與床帳進御之次序疏云雖君所
有裯亦當抱衾裯而往學經不知理乃至于此豈不
貽有言者之笑汝墳曰既見君子不我遐棄殷其雷
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皆其室家思見君子之辭而
勉之以正勸之以義吾未見其可也既曰召南之國

被文王之化免罝之武夫皆好德又安得強暴之男侵陵正女而致行露之訟又安得有女懷春而吉士誘之如野有死麕之辭謂文王太姒之化只及婦人不及男子已非也况婦人果皆正潔則亦如漢上之女不可犯安有無感我帨無使尨吠之語序于此為說不行乃云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委曲諱護亦以勞矣予謂不然二南之詩雖大槩美詩而亦有刺詩不惟西周之詩而漢廣之游女不可求國風無以異也何以辨之據何彼穠矣一詩可知矣其

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考春秋莊公元年書曰王姬歸于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于齊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何說者必欲以為西周之詩于時未有平王齊侯乃以平王為平正之王齊侯為齊一之侯與書寧王同義此妄也據詩人明指其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如稱衛莊姜云東宮之妹邢侯之姨頌魯僖公云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以容色之盛而無肅雍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穠矣棠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棠棣矣然汝王姬之車何不肅雍乎是識之也今其序反曰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變白為黑于理安乎觀此一篇之義則二南之詩與夫三百五篇壞于詩序晴昧磨滅禮義殆盡矣夫子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歟今人為二南而反面墻可不哀哉或曰何彼穠矣之詩若是東周之詩何不列之于王黍離而列之于此乎曰為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于召南所得之詩而列于東周此不可也或又曰子辨

詩序之非是矣借無詩序後世之詩為何義且其序行之數百年彼豈無據而云曰聖人刪詩不為之序非不能為之也正使學者深惟其義而後可以自得詩人之意不若易春秋之微妙學者能深思之不待序而自明亦如春秋不待傳亦自得也不幸漢儒之陋一冠之以序詩始無傳焉且彼又烏有據哉不過多據左氏之說爾左氏亦自誣妄不足信以妄傳妄反可信乎其他無可據者又只于詩中求之如見小星之寔命不同則云知其命有貴賤見何彼穠矣

曷不肅雍則云以成肅雍之德淺陋之見止如此他何所見乎嗚呼齊女之姜嫁于魯鳥獸之行終以弒夫戕國春秋屢書為戒萬世彼則刺鄭忽云齊女賢而不娶齊桓公之霸正譏其無救衛之功惟書城楚丘以譏之彼則云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國人思厚報之若此之類背理亂教為甚世人乃酷信之詩烏得而不亡乎然此無他學者不深于春秋故詩義無自而見詩序無由知謬也

推勘極透

春秋論

蘇洵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

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為善某為惡可也繼之曰某為善吾賞之某為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

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則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托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以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

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
崩也太子之位當在成王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
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
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
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
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
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
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
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

晉文陽爲尊周而寔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知魯君之本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爲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爲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嘆禮樂

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弒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爲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爲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

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沉着剴切每度一摺意一躍然

取郜大鼎於宋論

蘇軾

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舉三代全盛之法以治僥倖苟且之風而歸之於至正而已矣三代之盛時天子秉至公之義而制諸侯之予奪故勇者無所加乎怯弱者無所畏乎強匹夫懷璧而千乘之君莫之敢取焉此王道之所由興也周衰諸侯相并而強有力者制其予奪邾莒滕薛之君惴惴焉保其首領之不暇而齊晉秦楚有吞諸侯之心孔子慨然嘆曰久矣諸侯之恣行也后世將有王者作而不遇焉命也故春

秋之法皆所以待后世王者之作而舉行之也。鍾、鼎、龜、玉。天子之所以分諸侯。使諸侯相傳而世守也。桓二年取郜大鼎於宋戊申納於太廟且夫鼎也不幸使齊挈而有之。是齊鼎也。是百傳而不易未可知也。仲尼曰不然。是鼎也何為而在魯之太廟。曰取之宋。宋安得之。曰取之郜。故書郜鼎。郜之得是鼎也得之天子。宋以不義取之。而又以與魯也。后世有王者作舉春秋之法而行之。魯將歸之宋。宋將歸之郜而後已也。昔者子路問孔子所以為政之先。子曰必也正

名乎。故春秋之法尤謹於正名。至於一器之微而不
敢忽焉。聖人之用意蓋深如此。夫以區區之魯無故
而得器。是召天下之爭也。楚王求器於周王。曰周不
愛器。恐天下以器讐楚也。器入宋而為宋。入魯而為
魯。安知夫秦晉齊楚之不動其心哉。故書曰郜器明
魯之不得有。以塞天下之爭也。穀梁傳曰。納者内弗
受也。以為周公不受也。又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而
左氏記臧哀伯之諫。愚於公羊有取焉。曰器從名。地
從主人。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器。至於地之與

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為其有矣。善乎斯言。吾有取之。

勘事入微

春秋日月褒貶之例論

呂大圭

六經之不明諸儒穿鑿害之也而春秋為尤甚春秋穿鑿之患其原起於三傳而後之諸儒又從而羽翼之橫生意見巧出義理有一事而或以為褒或以爲貶彼此互相矛盾者矣有事同而前以為褒後以為貶前後自相牴牾者矣紛紛聚訟而聖人之意益以不明然其大端不過有二一曰以日月為褒貶之說二曰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之說彼徒見夫盟一也而有日者有不日者遂宜書日也而或書時入宜書日

也而或書月若是其不同也于是有以日月為褒貶
之說又見夫國君一也而或書州或書國或書人或
一人而前氏後名又若是其異也于是有以名稱爵
號為褒貶之說愚請有以折之蔑之盟不日則曰其
盟渝也柯之盟不日則曰信之也將以渝之者為是
乎信之者為是乎桓之盟不日而葵丘之盟則日之
或曰危之也或曰美之也將以危之者為是乎美之
者為是乎公子益師卒不日左氏曰公不與小斂也
然公孫敖卒於外而公在內叔孫婼卒於内而公在

外不與小歛也明矣又何以書日乎公羊曰公子益師遠也然公子彄亦遠矣又何以書日乎穀梁曰不日惡也然公子牙季孫意如亦惡矣又何以書日乎葬必書月日而有不書月日者則曰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然過時而日直指齊桓公而言當是時公子爭國危之隱之可也衛穆公宋文公無齊桓之賢無爭國之患過時而日有何可隱之乎宋穆公之

日蝕又有何危乎凡此者皆疑誤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必以日月為褒貶乎至於來歸仲子之賵而宰書名則曰貶之也使榮叔歸成風之含賵而王不書天亦曰貶之也豈歸仲子之賵罪在冢宰而不在天王乎歸成風之含賵咎在天王而不在榮叔乎春秋書王本以正名分而夫子乃自貶王而去其天則將以是為正名分可乎穀伯鄧侯稱名說者曰朝弒逆之人故貶之滕子杞侯獨非朝弒逆之人乎滕薛來朝稱爵說者曰滕薛微國也以其先朝隱公故褒之

朝隱有何可褒而褒之乎若以隱為始受命之君則尤繆妄之甚者也或曰滕本侯爵也朝弑逆之人貶而稱子朝桓可貶也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豈皆以朝桓之故而貶之乎或曰爲時王所黜也夫使時王而能升黜諸侯之爵則是禮樂賞罰之權天王能自執矣安得爲春秋之世乎先書荊繼書楚已而書楚子說者曰進夷狄也夫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可也夷狄而中國則亦中國之乎聖人作經本以辨夷夏之分而顧乃進夷狄而退中國乎若此之類不可以

此萬世不易之論

一二數、要皆疑誤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乎、大抵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事成於日者書日、事成於月者書月、事成於時者書時、故凡朝覲、蒐狩、城築、作毀、凡如此者、皆以時成者也、會、遇、平、如、來、至、伐、圍、取、救、次、遷、戍、襲、奔、叛、執、放、水、旱、雨、雹、氷、雪、彗、孛、螽、螟、凡如此者、或以月成、或以日成也、崩、薨、卒、弑、葬、郊廟之祭、盟、狩、敗、入、滅、獲、日食、星變、山崩、地震、火災、凡如此者、皆以日成也、其或宜月而不月、宜日而不日者、皆史失之也、假如其事當

書月而魯史但書其時某事當書日而魯史但書其月聖人如得虛增甲子邪是春秋不以日月為例也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名稱爵號從其名稱爵號而是非善惡則繫乎其文非書名者皆貶而書氏者皆褒也假令某與某在所褒而舊史但著其名某與某在所貶而舊史但著其字聖人將奔走列國以求其名與字而後著之於經乎是春秋不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也若夫因其所書月日之前後而知其是非因其名稱爵號之異同而知其事實則固有之矣

非聖人因以是而褒貶也有如莊三十一年春築臺
于郎夏築臺於薛秋築臺於秦三十二年春城小穀
則有以見纔閱三時而大功屢興也宣十五年秋螽
冬蝝生則有以見連歷二時而災害荐作也莊八年
春師次于郎夏師及齊師圍郕秋師還則有以見閱
三時而勞兵於外也若此之類蓋於書時見之桓二
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則有以見來朝方閱
一月而遽興兵以入之也昭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
公至自楚則有以見其朝夷狄之國閱七月之久而

學于行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則有以見其閔九月而後雨也。若此之類蓋於書月見之。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則有以見八日之間而再見天變也。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則有以見旬日之間而取其二邑。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則有以見其嘗于災餘之為不敬。己丑楚敗嬴庚寅而克楚則有以見明日乃楚之為無備。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則有以見魯人之先晉而後衛。己未同盟于雞澤戊寅及陳袁僑盟則有

以見晉人之先盟諸侯而後盟大夫若此之類蓋于書日見之然以是為聖人以日月之書不書寓褒貶則誤矣若夫名稱爵號之異同則有以事之大小而其辭因之以詳畧者亦有前目而後凡者有蒙上文而殺其辭者固難以一例盡而時變之升降世道之盛衰亦有因之以見者楚一也始書荊再書楚子吳一也始書吳再書人已而書吳子于以見夷狄之浸盛矣魯翬柔鄭宛詹[illegible]也大夫猶不氏于後則大夫無有不氏者鄭瑕陳佗衛州吁始也皆名之後則雖

弑君之賊亦有書氏者于以見大夫之浸強矣始也
曹莒無大夫于後則曹莒皆有大夫可以見小國之
大夫皆為政矣始也吳楚君大夫皆書人于後則吳
楚之臣亦書名于以見夷狄之大夫皆往來於中國
矣諸侯在喪稱子有書子而預會預伐者于以見君
喪而會伐之為非禮也杞公爵也而書伯滕侯爵也
而書子于以見其不用周爵而以國之大小為強弱
也會於曹蔡先衛伐鄭則衛先蔡于以見當時諸侯
皆以目前之利害而不復用周班也幽之盟男先伯

淮之會男先侯戚之會子先伯蕭魚之會世子長于小國之君於以見伯者爲政皆以私意爲輕重而無復禮文也垂隴之盟内之則公孫敖會諸侯召陵侵楚之師外之則齊國夏會伯主於以見大夫敵於諸侯而莫知其非也凡此者莫非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而是非善惡乃因而見之初非聖人特以是爲褒貶也學者必欲於名稱爵號之間而求聖人褒貶之意則窒礙而不通矣於其不通也而強爲之說則務爲新巧何所不至正恐非聖人明白正大之

心爾學者之觀春秋必先破春秋以日月爲例之說與夫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之說而後春秋之旨可得而論矣

剔盡後儒穿鑿之病文勢亦極磊落

禮論　　荀卿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鍾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養耳也疏房檖貌越席牀笫几筵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

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曷謂別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睪芷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所以養耳也龍旗九斿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蛟韅絲末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倍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故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

死。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苟怠惰偷儒之為安若者必危。苟情說之為樂若者必滅。故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喪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貴始德之本也。郊止

乎天子而社至於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別尊者事
尊卑者事卑宜大者巨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十
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
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表積
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大饗尚玄尊俎
生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饗尚玄尊而用酒醴先
黍稷而飯稻粱祭齊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
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大一
夫是之謂大隆故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魚也豆

之先大羹也一也利爵之不醮也成事之俎不嘗也
三臭之不食也一也大昏之未發齊也大廟之未入
尸也始卒之未小斂也一也大路之素未集也郊之
麻絻也喪服之先散麻也一也三年之喪哭之不文
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縣一鍾尚拊之膈朱絃
而通越也一也凡禮始乎梲成乎文終乎悅校故至
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大一也
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
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

則明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從之者存不從者亡小人不能測也禮之理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溺其理誠大矣擅作典制辟陋之說入焉而喪其理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之屬入焉而隊故繩墨誠陳矣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施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於禮則不可欺以詐僞

故繩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者焉斯聖人矣故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無窮者廣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故學者固學為聖人也非特學為無方之民也禮者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以隆殺為要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也文理情用相為內外

表裏並行而雜是禮之中流也故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厲騖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庭也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其中焉方皇周挾曲得其次序是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

荀子學主於禮其精義微言雄駿爾爾楮少孫擷採支節自不能盡

禮論　　　蘇洵

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為。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恥厭服其心也。彼為吾君。彼為吾父。彼為吾兄。聖人曰彼為吾君父兄。何以異於我。於是坐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而已

立於其旁且俛首屈膝於其前以為禮而謂之拜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夫無故而使之拜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嗤笑以為迂怪而不從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為其君父兄于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肎拜其君父兄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耻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歛以禮治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下

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天下之人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齒於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歡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為吾君彼為吾父彼為吾兄聖人之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比肩而行於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梃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為吾儕也不見其異於吾也聖人知人之安於逸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為逸而立且拜者之為勞也故舉其君

父兄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鄉之所坐而拜之且立於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逸而使我勞是賤於彼也奮手舉梃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為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為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木焉已拜之猶且不敢以為薪故聖人以其微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耻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至于今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其君父兄乃曰拜起

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起坐立如此之勞。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神其教也。

以疏節論禮原不知禮然文勢縱横快目

禮論

蘇軾

昔者商周之際何其為禮之易也其在宗廟朝廷之中籩豆簠簋牛羊酒醴之薦交于堂上而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讓獻酬百拜樂作于下禮行於上雍容和穆終日而不亂夫古之人何其知禮而行之不勞也當此之時天下之人惟其習慣而無疑衣服器皿冠冕佩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人入于其間耳目聰明而手足無所忤其身安于禮之曲折而其心不亂以能深思禮樂之意故其廉恥退讓之節睟然

見于面而盎然發于其躬。夫是以能使天下觀其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氣。至于後世風俗變易更數千年以至于今天下之事已大異矣然天下之人嘗皆記録三代禮樂之名。詳其節目。而習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服。而御古之器皿。傴僂拳曲。勞苦于宗廟朝廷之中。區區而莫得其紀。交錯紛亂而不中節。此無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習也。而強使焉。甚矣夫後世之好古也。昔者上古之世。蓋嘗有巢居穴處汙樽抔飲燔黍捭豚蕢桴土鼓而以為是足以養

生送死而無以加之者矣及其後世聖人以為不足
以大利于天下是故易之以宮室新之以籩豆鬲俎
之器以濟天下之所不足而盡去太古之法惟其祭
祀以交于鬼神乃始薦其血毛豚解而腥之體解而
爓之以為是不忘本而非以為後世之禮不足用也
是以退而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以極
今世之美未聞其牽于上古之說巽愞而不決也且
方今之人佩玉服黻冕而垂旒拱手而不知所為而
天下之人亦且見而笑之是何所復望于其有以感

發天下之心哉抑且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廟之祭聖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靈庶幾得而享之以安卹孝子之志者也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飲食之際而設其器用薦其酒食皆從其生以冀其来而安之而後世宗廟之祭皆用三代之器則是先祖終莫得而安也蓋三代之時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為之高下大小之制今世之禮坐于牀而食于牀上是以其器不得不有所變雖正使三代之聖人生于今而用之亦將以為便安故夫三代之視上古猶今

之視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復用矣而其制禮之意尚可依倣以為法也宗廟之祭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有以存古之遺風矣而其餘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從鬼神之所安。惟其春秋社稷釋奠釋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則皆從其器。蓋周人之祭蜡與田祖也。吹葦籥擊土鼓。此亦各從其所安耳。嗟夫天下之禮宏闊而難言自非聖人而何以處此故夫推之而不明講之而不詳則愚實有罪焉唯其近于正而易行。庶幾天下之安而從之。是則

有取焉耳。

醒快

禮以養人為本論

蘇軾

三代之衰至於今、且數千歲豪傑有意之主、博學多識之臣、不可以勝數矣、然而禮廢樂隳、則相與咨嗟發憤而卒於無成者、何也、是非其才之不逮、學之不至、過于論之太詳、畏之太甚也、夫禮之初、緣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為之節文、凡人之所安而有節者、舉皆禮也、則是禮未始有定論也、然而不可以出於人情之所不安、則亦未始無定論也、執其無定以為定論、則塗之人皆可以為禮、今儒者之論則不然、以為

禮者聖人之所獨尊。而天下之事最難成者也。牽于繁文而拘于小說。有毫毛之差、則終以為不可。論明堂者惑於考功呂令之說。議郊廟者、泥于鄭氏王肅之學。紛紜交錯、累歲而不決、或因而遂罷、未嘗有一人果斷而決行之、此皆論之太詳、而畏之太甚之過也。夫禮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嚴君臣。篤父子。形孝悌、而顯仁義、也。今不幸去聖人遠、有如毫毛不合于三代之法、固未害其為明天下之分也。所以嚴君臣篤父子、形孝悌而顯仁義者猶在也。今反禮廢而

不修則君臣不嚴父子不篤孝悌不形仁義不顯及不足重乎昔者西漢之書始于仲舒而至于劉向悼禮樂之不興故其言曰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然有司請定法令削則削筆則筆而至禮樂則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而范曄以為樂非夔襄而新音代作律謝皐蘇而法令亟易而至於禮獨何難歟夫刑者末也又加以慘毒繁難而天下常以為急禮者本也又加以和平簡易而天下常以為緩如此而不治則又

從而尤之曰是法未至也則因而急之甚矣人之惑也平居治氣養生宣故而納新其行之甚易其過也無大患然皆難之而不爲悍藥毒石以搏去其疾則皆爲之此天下之公患也嗚呼王者得斯說而通之禮樂之興庶乎有日矣。

語有深慨比勘譬諭爽絕

法象論

徐幹

夫法象立所以為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為冕服采章以旌之為佩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壯也焉可以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容貌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故可以為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

不驕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若夫惰其威儀慌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耳詩云肅肅兎罝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

其人也。昔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
路遭亂，正冠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
白刃之難，猶不忘敬，况于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
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者無
戲謔之言，言必有防，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
防，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得而
狎也。是以不慍怒而教行于閨門，不諫論而風聲紀
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正，盖此之謂也。以匹夫
之居，猶然，况得志而行于天下乎。唐堯之帝，允恭克

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福之所由也。則有媟慢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宋敏碎首于棊局。陳靈被矢于戲言。閻邴造逆于相詬。子公生弒于嘗黿。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事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媟。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朋

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思而不可須臾忘也須臾離則慆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慆慢之心生焉況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成是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慢瑞無嗣文公以肅命興國郤犨以傲享徵亡冀缺以敬妻受服子圍以大明招亂遂罷以既醉保祿良霄以鶉奔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君子感凶德之

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罄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于結襘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聽。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述作有方。動靜有常。師禮不荒。故為萬夫之望也。

精詞邃理自為章局似禮記文字

樂論

馬端臨

記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故審樂以知政、蓋言樂之正哇有關於時之理亂也。然自三代以後、號爲歷年多、施澤久、而民安樂之者、漢唐與宋、漢莫盛於文景之時、然至孝武時、河間獻王始獻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隸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至哀帝時、始罷鄭聲、用雅樂、而漢之運祚、且移於王莽矣、唐莫盛於貞觀開元之時、然所用者多教坊俗樂、太常閱工人常隸習之、其不可教者、乃習

雅樂、然則其所謂樂者、可知矣、宋莫盛於天聖景祐之時、然當時胡瑗李照阮逸范鎮之徒拳拳以律呂未諧聲音未正為憂也、卒不克更置、至政和時、始製大晟樂、自謂古雅、而宋之土宇且陷於女真矣、蓋古者因樂以觀政、而後世則方其發政施仁之時、未暇夫樂、及其承平之後、綱紀法度、皆已具舉、敵國外患、皆以銷弭、君相他無所施為、學士大夫他無所論說、然後始及制樂、樂既成、而政已秕、國已衰矣。昔隋開皇中制樂、用何妥之說、而擯萬寶常之議、及樂成、寶

常聽之淡然曰樂聲淫厲而哀不久天下將盡噫使
當時一用寶常之議能捄隋之亡乎然寶常雖不能
制樂以保隋之長存而猶能聽樂而知隋之必亡其
宿悟神解亦有過人者竊嘗以為世之興衰理亂固
未必由樂然若欲議樂必如師曠州鳩萬寶常王令
言之徒其自得之妙豈有法之可傳者而後之君子
乃欲強為議論寃律呂於黍之縱橫求正哇於聲之
清濁或證之以殘缺斷爛之簡編埋沒銷蝕之尺量
而自謂得之何異刻舟覆蕉叩槃捫燭之為愚固不

知其說也。

詳悖

古詩玄箸卷之二